

海 屯 行 纪

〔亚美尼亚〕乞刺可思·刚扎克赛著

何 高 济 译

J.A. Boyle: The Journey of Het'um I, King of
Little Armeni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964, 9.

目 录

- 一、中译者前言 3
- 二、英译者波伊勒序言 9
- 三、海屯行纪 11

中译者前言

1254—1255 年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的蒙古《行纪》原文为亚美尼亚文，收录在乞刺可思·刚扎克赛 (Kirakos Ganjakeci 曾为海屯的随员) 的《亚美尼亚史》中。它的第一个俄译本为亚美尼亚亲王阿古丁斯基 (Argutinsky) 所作出，刊于 1822 年《西伯利亚杂志》。法国学者克拉普罗斯 (Klaproth) 和布罗塞 (Brosset) 各自又从俄文译为法文，1874 年俄国潘特卡诺夫 (Patkanov) 再据法文译为俄文。最后，俄国学者布列资须奈德 (Bretschneider) 参照各家的译文，把这部《行纪》转译为英文，收在他的名著《中世纪研究》中。我国学者张星烺和唐长孺的中译文都是从布氏的英译文所译出，前者的译文见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辅仁大学版；第三册中华书局版)；后者的译文载于《国学论衡》1935 年 6 月号，题目是：《海桑东游录》。

布列资须奈德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著名学者，他在准备《海屯行纪》的英译文时曾查阅了当时他所能看到的中外历史文献，对研究我国新疆和中亚的史地有所阐述和创见，因此，他的译本无疑地是诸译本中最好的一个。然而，在今天看来，他的译文仍然存在着两个缺点。首先，布氏不是直接从原亚美尼亚文进行翻译和研究，他所依据的仅仅是一些译本和再译本，而且他所感兴趣的只是《行纪》中有关地理的部分，其他

的则加以删略，使人不得见其全貌。其次，布氏译文刊出后至今已八十年，这个时期内由于学者们的努力，在中亚史地研究方面又有一定的进展，布氏遇到的问题已有可能解决或者接近于解决。鉴于这两点，英国学者波伊勒 (J.A.Boyle) 根据 1961 年在埃里温刊出的乞刺可思书精校本把《海屯行纪》再译为英文 题为 *The Journey of Het'um I, King of Little Armenia* 发表在《中亚杂志》(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64 年 9 月号上，全名是：《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出使大汗蒙哥宫廷行纪》。值得称赞的是，波伊勒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哈密尔顿 (Hamilton)^①、克劳松 (Clauson)^② 的文章，对《行纪》中有关中亚史地部分作了详细的考释 另外 对非史地的部分他也作出了阐述。不久前，我们为整理冯承钧先生的《西域地名》曾参考了这个英译本。

对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说，《海屯行纪》的重要性从一开始就得到承认。它字数不多，但如地理学者贝兹利 (Beazley) 所指出，就价值和意义说绝不低于其他行纪。贝兹利特别注意海屯回程的路线，他认为这条路线几乎不同于所有别的中世纪旅行家所采取的路线，因此理应得到更高的评价。我们看到，海屯回程时著录的地名，比同时期任何旅行家记录的地名都要多，如果把他的归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在我国新疆境内为第一阶段，从新疆下至锡尔河右岸为第二阶段，再从锡尔河

① 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TP (《通报》), XLVI/1—2.

② Clauson: "The Name Uyğur", JRAS (《皇家亚洲学报》), Parts 3 & 4, 1963.

经波斯到亚美尼亚为第三阶段，那么，他一共记下了五十九个地名，其中除第二阶段外，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地名大部分都可考证出来。下面我们根据波伊勒的新译文来考查一下海屯在新疆的行程。

离哈刺和林后，海屯于三十天内抵达一个叫做 *Gumsyur* (*Ghumsgur*) 的地方 据伯希和的考证 该地即《元秘史》中的胡木升吉儿 (*Qum-Sengir*)，《元史》中的横相乙儿 贵由西行时死去之处。 *Qum-Sengir* 在突厥语中义为“沙岬” 伯希和认为应在乌伦古河上游去寻找，可能在它停止从北向南流并向西急转之处。

从胡木升吉儿，海屯一行人抵 *Berbalex* (*Berbaligh*)。 *Ber*，突厥语训为“独一”，因此它很可能就是唐代的独山守捉，元代的独山城 据《元史·哈刺亦哈赤北鲁传》 独山在别失八里东不远，为北来之要冲，成吉思汗西征所经之地。哈密尔顿考证它为今木垒，在古城东五公里。由该城西行即畏吾儿都城 *Bešbalex* (*Beshbaligh*)，《元史》中有别失八里、别十八里、别失八刺哈孙等译。 *Besh* 为突厥语之“五”， *Beshbaligh* 义为“五城” 约在今济木萨，有人以为遗址即古城。

从别失八里抵 *Ailex*。 *Ailex* 为《世界征服者史》中之 *Yarliy* 距别失八里四法儿珊 波斯长度名 约合三英里余) 哈密尔顿把它考证为《唐书》中之耶勒守捉 在轮台 (乌鲁木齐) 以东一百八十里，约相当于今之柏杨驿。又抵 *Kültug* 哈密尔顿考证它为唐代之俱六守捉，在耶勒西八十里，约相当于今之阜康。由此又抵 *Engax* (*Engagh*) 和 *Janbalex* (*Janbaligh*)。前一地当在阜康西不远，无适当对音。后一地即元代之彰八里，

昌八里、掺八里 哈密尔顿考证它为唐代之张城 在轮台 乌鲁木齐以西一百五十里 近今天药昌吉。从彰八里到 Xutápây (Khutapai) 和 Angibalex (Angibaligh), 前者为《元史》中之古塔巴 今地图作呼图壁 后者为《元史》中之仰吉八里 城在今玛纳斯附近。据《西域图志》和《西域水道记》的记载 玛纳斯河东岸里许有城墉旧基, 曰阳巴勒噶逊, 当即元代之仰吉八里 巴勒噶逊 = 八刺哈孙 (Balaqasun), 蒙语“城”与突厥语 *baligh* 同义。十一世纪喀什噶里 (Kashghari) 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著录这个地名为 *Yangi Baligh* 义为“新城”可断定该城的兴建系在蒙古人崛起之前。

海屯接着叙述说 他们进入突厥斯坦 进抵 *Ergoporug* 和 *Dingabalex*、*Pulad* 等地。*Ergoporug* (*Yergopurug*) 哈密尔顿把它置于今乌兰乌苏境内。疑即《西域水道记》中之济尔噶朗, 在乌兰乌苏之西, 一为河名, 一为地名, 乾隆二十二年 (1757) 雅尔哈善曾驻军于此。*Dingabalex* (*Dingabaligh*) 当即精河城, 旧城址在今精河境内。至于波斯史家和西人游记常提到的 *Pulad*、*Bolat* (波斯语“钢”) 在元代有普刺、不刺、孛罗等译, 其确切地址众说纷纭, 但从海屯的行程看, 它只能在赛里木湖东北或正东, 可能在今三台。拉施特《史集》记哈刺不花和阿鲁忽在一个叫做苏特库耳 (*Süt Köl*, 赛里木湖) 之地的 *Pulad* 城附近交锋 可证明 *Pulad* 在赛里木湖畔。卢不鲁克说 不里 (*Buri*) 的日耳曼奴隶在 *Bolat* 挖掘金子和制造武器, 但卢不鲁克走的是一条偏北的道路, 并未亲抵 *Bolat*, 不能证明该城在博罗塔拉河谷。

经苏特库耳(突厥语“乳海”我国史书中之天池)海屯一

行人抵 *Alualex* 和 *Ilanbalex* 前一地名，布列资须奈德已疑为 *Almaligh* 即《元史》中之阿力麻里、野里麻里等。波伊勒更进一步解释说，*Alualex* 可能是誊写者对早期的 *Alvalex* 的异写，原 *Almalex* 的讹误，其中 *v* 和 *m* 常混淆。这座闻名中外的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经黄文弼的实地调查，其遗址当即今霍城东北不远的古城，本地人称为阿尔泰古城，“西距霍城 13 公里。其范围甚大，北抵克干山南麓，南至克干色依，东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玛扎，西至卡纳威，东西 5 公里，南北未量，当不止此数。”^①黄文弼的考察并非新发现，该遗址已为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所提及，特别是察合台后裔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的玛扎(墓)徐松更有明确记载：“阿里玛图沟西十五里为滚坝沟，科河发焉，河自山南流五里，右疏渠一，溉营屯头工田，左疏渠一，回民濬为水磨，又南半里经故回部王吐呼鲁克吐木勒罕墓西。”吐呼鲁克吐木勒罕 (*Tughluk Timir Khan*) 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之另译，徐松引回人库鲁安书，简略地介绍了吐呼鲁克吐木勒罕生平，并说他“在位十年卒，有满克国回部长以橐驼四十负满克国土为建此冢，覆以碧琉璃，刻墓门。”徐松和黄文弼似均未见十五世纪杜格拉特 (*Dughlat*) 族人米尔咱·穆罕默德·海达尔 (*Mirza Muhammad Haidar*) 的《拉施底史书》(*Tarikh-i-Rashidi*)，其中记察合台汗国的名城说：“另一名城是阿力麻里 (*Almaligh*)，它至今仍有名。吐呼鲁克·帖木耳汗 *Tughluk Timir Khan* 之墓在那里，尚有该城繁荣的 [其他] 遗迹。汗墓的圆顶是令人注目的，高大且有装饰，而在墙上刻有铭文……尽我所能记忆，该圆顶上所写之《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1963，10。

日期为七百六十余年。”这个记载从文献上确证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的玛扎就在阿力麻里。吐呼鲁克死于回历 764 年，西历 1363 年，黄文弼转引阿不哈即《蒙古史》所记的日期是 762—1362 年。

从阿力麻里西南行抵 Ilanbalex (Ilabaligh) 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中的亦刺八里，城在伊犁河畔。然后渡过 Ilansu (伊犁河) 越过 Tōros 山的分支，海屯一行人抵 Talas (答刺速) 今中亚之江布尔 (Jambul) 经中亚和波斯返回亚美尼亚。

根据上述 我们看到 海屯走的道路正是汉唐以来的天山北道。成吉思汗西征和丘处机西行，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耶律大石和常德则在西行时经过额敏河流域，他们走的应为更北的道路。

波伊勒认为，海屯对博物学的贡献决不低于他对地理学的贡献 甚至“无稽之谈”都有意义和价值。例如 海屯记载准噶尔沙漠中的野人，对一些地区盛传的野人形迹，提供了文献的根据。他提到的狗国，不仅属于民间传说和神话，在元代还实有所指。《黑鞑事略》记蒙古东北有“那海益律子”注曰“即狗国也 男子面目拳块而乳有毛 走可及奔 女子侏丽 鞑攻之而不能胜”；又据《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一年夏四月戊申，命开元等路宣慰司造船百艘 付狗国戍军”。这里的狗国 很可能指北极的爱斯基摩人 因此，1284 年元朝的统治应已及于北极。

为开展蒙古史、中亚史及中西交通史的研究 现据波伊勒的英译文将《海屯行纪》重译 供读者参考。

中译者 1980 年 8 月

英译者波伊勒序言

1254—1255 年海屯王经中亚的旅行，由乞刺可思·刚扎克赛收录在他的《亚美尼亚史》中。这个记载，很容易从布列资须奈德的略加删节的英译中得到。他的译文系根据阿古丁斯基、克拉普罗斯、潘特卡诺夫和布罗塞等早期译文的对照而作出。在他的详尽注释中，布列资须奈德令人钦佩地，确实尽量地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一切资料——中国的、伊斯兰的、欧洲的。然而，在今天，当巴尔托德、伯希和、米诺尔斯基等学者的著作，大大扩充了我们对中亚的地理历史知识时，重新审订近八十年前俄国汉学家遇到的考释方面的问题，这个时刻多半已经来临。哈密尔顿的近期研究，本译文所依据的乞刺可思书精校本于 1961 年的出版，使这项工作变得容易。

对于历史地理的研究者说，海屯行纪的重要性一开始便得到承认。贝兹利描写它是“一部就价值和意义说，绝不低于其他行纪的书，在这个充满新觉醒活动和无限冒险的时代，尤其如此”。他特别注意海屯的回程路线，他认为这条路线“异于几乎所有其他中世纪行纪，因此理应受到比它平常受到的更大重视”。事实上，这条通过畏吾儿地的路线，好像是条通道，成吉思汗的契丹丞相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及史家志费尼，来去都是走的这条路。只有迦儿宾和卢不鲁克采取的是一条偏北的路。海屯下至锡尔河右岸的行程，多半是他在旅行中

最使人感兴趣的部分。他和迦儿宾的这段行程相同，后者仅提到两个地名，但他却提供了十六个地名，其中一些，只是由帖木儿时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下来，其中八个，则仅见于这位亚美尼亚旅行家的行纪。

他对博物学的贡献，毫不低于他对地理学的贡献。他和卢不鲁克同时最早提到“忽兰”，即蒙古野驴；他是唯一提到野驼的中世纪旅行家；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荣幸地早于普列兹瓦斯基六百年就发现了普列兹瓦斯基马。至于佛教，他比同时代的卢不鲁克提供的情报要少些，但他提到历史上佛的名字，却比马可波罗要早，并且他知道弥勒佛，未来的佛。甚至“无稽之谈”也有含义和价值。准噶尔沙漠中的野人，也有其他作家提到，多半能有某种合理的解释。长毛狗及其人妻，必定属于西伯利亚的民间传说，总之可以追溯到八世纪。而象树那样生长在“沙岛”上的“珍贵骨头”只能指的是今天仍能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北极岸外、新西伯利亚群岛等地采集到的象牙化石。

海屯行纪

虔诚的和热爱基督的亚美尼亚国王、居住在西里西亚 (Cilicia) 息思 (Sis)^① 城的海屯 (Het'um), 原先曾派遣他的兄弟和元帅仙拍德 (Smbat), 携带礼物和贡品, 入朝贵由汗。仙拍德获得恩宠及嘉赏的诏旨, 已离贵由返回。但当蒙哥汗登基之始, 伟大的父王^② 和大将军拔都, 派人召海屯王去见他和蒙哥汗。拔都率无数的兵马, 驻于北部地区、宽深的阿的勒 (Et'il)^③ 河畔, 该河流入里海。敬畏拔都的海屯, 因害怕他的邻人突厥人 (其君主称为希腊的算端^④, 名叫阿撒丁 [Azadin]^⑤), 就偷偷地乔装出发, 这是由于, 他援助鞑靼人而遭到他们的忌恨。他匆匆越过他的国土, 在十二天内抵达卡儿思 (Kars) 城。拜见过驻东方^⑥ 的鞑靼军统帅拜住那颜 (Baču Nuin)^⑦ 及其

① 小亚美尼亚的首都, 拜占廷的 Flaviopolis, 即 Flavius, 息思是当地的名字, 今天的科赞 (Kozan)。

② 指拔都, 即国王之拥立者, 这样称呼, 显然因拔都对蒙哥登基起了决定性作用。

③ 即伏尔加河。Atil, Etil 之名可追溯到六世纪。突厥人抵达伏尔加河流域时采用了它, 也许源出撒尔马提语 (Sarmatian)。迦儿宾提到 Ethil 大河 斡罗思人称之为伏尔加。”

④ Horomoç Sultann, 即鲁木 (Rüm) 的算端。

⑤ 即也速丁·凯迦乌斯二世 ('Izz-ad-Din Kai-Ka'us II) (1245—1257)。

⑥ 即西亚 指中东。

⑦ 拜住那颜是西亚蒙古军的统帅, 接替绰儿马罕。

他大人，得到了他们的礼遇后，他在阿雷山(Aray)前、阿刺格康恩(Aragacotn)的瓦尔丹尼斯(Vardenis)村停留，寄宿于曲儿忒(Kurd)的王府内。曲儿忒是亚美尼亚族人，信仰基督教。其子是瓦西(Vaçē)和哈散(Hasan)。其妻是马米柯尼(Mamikonian)族的荷列撒(Xorišah)，马兹般(Marzpan)的女儿，阿思兰别(Aslan Beg)和格利哥尔(Grigor)的姊妹。[海屯王在这里等候到]他的宫室送来朝贡用的礼品，这些礼品，是他的父王、当时已年迈的诸王之王孔士坦丁(Kostandin)，还有他的儿子、留下来摄政的列昂(Leon)和拖罗斯(T'oros)给他捎去的。因为他的虔诚的皇后，名叫撒伯勒(Zabēl)翻译过来是伊丽莎白(Elizabeth)，意为“上帝的安息日”^①。已经去见基督。确如她的名字。她的长眠是上帝的旨意。[她是]大慈大悲的、穷人的朋友。[她是]一位加冕大国王列昂(Leon)之女。

大主教孔士坦丁(Kostandin)得知海屯旅途平安，到达大亚美尼亚，他也差遣出教长雅各(Yakob)，这是个能言善辩、有学识的人。为友好团结之故，他们先曾派他去见统治亚洲疆域、日趋强大的希腊国王约翰(John)^②和他们的主教。到达后，用《圣经》中的哲言，他经受住希腊公众的质询。因吾人称基督为一性，彼辈谴责吾人为欧提恰教徒(Eutyrians，称基督为合人神一性之说者)，但他用哲言[和]《圣经》把基督表现为神和人，在两种形式中完美无缺，莫可名状地谐和，

事实上，Elizabeth(Elisheba)义为“凭上帝发誓”。

^② 即尼西亚(Nicaea)的拜占廷皇帝约翰三世杜加斯·瓦特兹(John III Ducas Vatatzes)，(1222—1254)。

既没有破坏神性，也没有混同于人性，在一性中显得光灿，行为既象神又象人。辩论还涉及到‘上帝之圣母’[这句措词]，据传播福音者约翰的明证，吾人认为此话与基督有关。举凡彼辈于吾人之信仰中，所能发现之其他疑难，他均以虔诚的言词和《圣经》中的证据，一一予以剖明，然后使彼辈头脑内产生与吾族团结友爱之意，他体面地离开彼辈返回。

前去的还有主教帖尔斯蒂潘诺斯 (Tēr Step'anos)，还有教长穆锡帖尔 (Mxit'ar)，他来自东部地区的斯克威莱 (Skewray)，^①以及拔都的使者、教士巴儿西格 (Barseγ) 随他同去的是独身教士拖罗斯 (T'oros)，及国王的牧师卡拉柏特 (Kara-pet) 后者是个文雅、和善、有学问的人，尚有许多王公。

国王带着这些人，通过阿勒班尼人 (Albanians) 的国土和打耳班 (Darband) 门即柯尔 (Čor) 寨进见拔都及其子、信仰基督教的撒里答 (Sartaq^②, Sart'ax)^③；他受到他们的优礼相待。他们遣他从里海外一条很长的道路去朝见蒙哥汗。

马列维月 6 日也就是 5 月 13 日，一行人离开他们渡过阿叶黑 (Ayex)^⑤河，到达位于拔都和蒙哥汗中间的地方^⑥；

① 斯克威莱 (Skewray, Skevra) 修道院位于塔速斯 (Tarsus) 西北的兰布隆 (Lambron) 堡附近。

② Sartaq 是蒙古人对穆斯林的一种称呼，见伯希和《金帐汗国札记》页 34。

③ 据卢不鲁克说，撒里答拒绝取基督教的名字，见柔克义《卢不鲁克行纪》页 107、116。
在 1254 年。

⑤ 突厥语 Yayıq，指乌拉尔河。这个名字自然出现在突厥之前，可追溯到拖烈美 (Ptolemy)。见克劳松《突厥和蒙古研究》页 124—125 伦敦，1962。(《元秘史》中之扎牙黑河——中译者注。)

⑥ 可能指楚河流域的某地。

他们渡也儿的石河 (Ertič)^① 进入乃蛮 (Nayiman) 国土 经哈刺契丹 (Xaraxatay)^② 入塔塔儿地 (T'at'arastan) 在火里月 4 日 即 9 月 13 日 十字架献祭节 他们朝见威凛之蒙哥汗。进献完贡礼 [国王 获得汗之恩宠。他停留五十天 得到一道盖有御玺的诏书，内容称：不许人欺凌他及他的国家。汗还颁给他一纸敕令，允许各地教堂拥有自治权。

第五十天上，也就是撒合米月 23 日，10 月 1 日，他离开蒙哥，在三十天内抵达胡木升吉儿 (Γumsyur)^③。然后，他到达别儿八里 (Bərbalex)^④，又至别失八里 (Bešbalex)^⑤ 抵一沙碛，其中有一丝不挂、仅头上有毛发的野人、妇女的胸乳极大且长；他们是哑的^⑥。还有黄黑色的野马^⑦，黑白色的骡

突厥语 Ertiš，今额尔齐斯，即黑额尔齐斯，它实为乃蛮的西境。

② i xaraxatayn。可能为 i xaraxatayēn “从哈刺契丹”之讹误，因为渡过额尔齐斯河后，一行人把哈刺契丹留在身后，并进入蒙古地。

突厥语 Qum-Sengir，“沙岬”，《元史》中之横相乙儿（贵由去世之地——中译者注。）《元朝秘史》作胡木升吉儿。见伯希和《蒙古和罗马教廷》页 196—197 伯希和-昂比斯译的《圣武亲征录》页 315—316。据后者，胡木升吉儿应沿乌伦古河上游去寻找，可能在它停止从北向南流，并向西急转之处。

哈密尔顿把它考证为唐代的蒲类，今木垒，在古城东五英里。见《钢和泰写本考》，《通报》XLVI/1—2。

⑤ Beš-Balıq (“五城”)畏吾儿都城。相当于今天的济木萨，在古城西北不远。

⑥ 迦儿宾也谈到准噶尔沙漠中的野人。他们是回教作家提到的 nasnās，据尼咱米阿鲁迪 (Nizāmi-yi-'Arūdī) (见布朗译《尼扎米的四篇对话》伦敦, 1925) 说 这是“一种住在突厥斯坦平原上 身直立、爪宽平的动物”。他重述了他在 510/1116—7 年在你沙不儿听到的关于一支商队的故事，这支商队在赴中国的途中，“在一沙山上遇一妇人，光着

子 大过马驴^⑧ 还有双峰野驼^⑨

他们从该地到达阿儿里黑 (Arlex)^⑩、曲鲁格 (K'ullug)^⑪、

头裸体形态极美体似丝柏月儿般的面孔长头发立着向我们张望。尽管我们跟她说话她却不回答我们接近她时她逃跑了奔走之速恐怕连马都追不上她。我们的骡夫是突厥人，说这是野人，他们称之为 *nasnās*”。马发集把这些野人，有时说成是在乌什吐鲁番和喀什噶尔之间的“草地和草原上”有时又说是在“巴达克山和喀什噶尔之间的沙漠中”。马发集还谈到在南阿拉伯猎取这些动物为食的可怕故事。见米诺尔斯基编译《马发集论中国突厥和印度》伦敦，1942。

⑦ 这必定是普列兹瓦斯基马，它今天“濒于绝种，可能仅生存在贝加尔湖和巴尔哈什之间，还生存在蒙古地区；它原来广泛分布在整个西伯利亚中部和南部”。见佛朗科斯·波列埃《世界上的哺乳动物》(伦敦，1955) 页156。

⑧ 蒙古野驴 (*Equus hemionus hemionus*) 突厥语 *qulan*，蒙语 *čikitei*。它在今天显然仅见于中蒙古的斡罗湖和察干湖。见埃列曼和莫里孙斯各特著《1758—1946年古北极和印度哺乳动物一览》(伦敦，1951) 页342。卢不鲁克也谈到这些动物和骡子相似。

⑨ *Camelus bactrianus ferus*。它仍能在戈壁中找到。见埃列曼和莫里孙斯各特前引书 页349。马发集也说，在乌什吐鲁番和喀什噶尔之间有 *nasnās* 和野驼(这种双峰野驼在元代还很多 耶律铸在《双溪醉隐集》中有首咏“驼蹄羹”的诗 诗序写道：“康居南鄙 伊丽迪西，沙磧斥鹵地 往往产野驼 与今双峰家驼无异 肉极美 蹄为羹 有自然绝味。”大概因为这个原因 双峰驼遭到大量捕杀。1980年6月16日 我国考查队在新疆库木库都克西发现十七只双峰野驼。——中译者注)

⑩ 这就是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提到的 *Yarliq*，距别失八里四法儿珊(每法儿珊约合三英里余)。哈密尔顿把它考证为《唐书》中的耶勒，轮台(乌鲁木齐)以东一百八十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柏杨驿。哈密尔顿似有道理地提出此名义为“有峭壁 (*yar*) 之地”。

⑪ 哈密尔顿把它考证为《唐书》中之俱六在耶勒以西八十里 约相当于今天的阜康。哈密尔顿还认为它是《霍杜德》中的 **Köllüg köl* “湖”的派生词 意思是“有湖之地。”

英格黑 (Ingax)^①、彰八里 (Ĵanbalex)^②、古塔巴 (Xut'ap-ay)^③、仰吉八里 (Angibalex)^④。

然后，他们进入突厥地 (T'urk'astan)^⑤，从那里，[他们] 进 向 额果波鲁 (Ergop'orug)^⑥ 和丁柯八里 (Dingabalex)^⑦、普 刺 (P'ulad)^⑧ 经苏特库耳 (Sutk'öl) 即乳海^⑨ 他们抵达阿

非如哈密尔顿把它读作 *yəngax*, *y-* 是 母 音 前 的 介 词 *i'* 在 “…… 中 到 …… 里 去” 的 形 式。他 还 把 它 考 证 为 《霍 杜 德》 中 的 “T. *nzāgh-art*”；一 座 土 山 …… 和 一 个 供 商 人 住 的 驿 站”。

② 喀什噶里的 *Ĵan Baliq*，畏吾儿五城之一。有关译文见克劳松，《畏吾儿的名字》载《皇家亚洲学报》，1963年第3、4卷，页140—149(140—141)。哈密尔顿把它考为唐代的张城，在轮台(乌鲁木齐以西一百五十里，近今天的乌鲁木齐西面五十英里的昌吉)。

③ 今呼图壁，大约在昌吉西三十五英里。

喀什噶里的 *Yangi Baliq* “新城”，畏吾儿的五城之一。见克劳松前引文。据哈密尔顿说，它位于今玛纳斯附近(据《西域图志》和《西域水道记》说，玛纳斯河东岸里许有城墟旧址，曰阳巴勒噶逊，当即元代之仰吉八里。巴勒噶逊 = 八刺哈孙，即 *Balaqasun* 的对音，蒙语义为“城”，与突厥语八里 [*baliq*, *baligh*] “城”同义。——中译者注。)

⑤ 海屯显然没有把固定的(及信佛的)畏吾儿人当成突厥人：他只是 在 离 开 他 们 的 土 地，进 入 哈 喇 鲁 的 土 地 后，才 觉 得 自 己 到 了 “突 厥 地”。

⑥ 哈密尔顿把它考为《霍杜德》中的“*Irgūzgkath(?)*”，“一个有牧地……和泉水的驿站。他把它置于今乌兰乌苏境内。”

⑦ 此名为一亚美尼亚语复合词 *Ding + balex* (= 突厥语 *baliq* “城”)。*Ding* 为“精河”之精，即今精河城，或在其附近。据柔克义说，城紧靠艾比湖南，在一条流入该湖的同名河畔。

⑧ 波斯史家的 *Pūlād* 卢不鲁克的 *Bolat*，不里(察合台孙，曾远征欧洲)的日耳曼俘囚在此城挖掘金子和制造武器。(布列资须奈德认为此城当在流入艾比湖的博尔塔拉河谷。域名和波斯语 *pōlād/pūlād*，“钢”[蒙语 *bolud*]，必有某种关系。元代有普刺、不刺、孛罗等译，从海屯行程看，它只能在赛里木湖东北或正东，可能在今三台——中译者注。)

⑨ 直译是“经苏特库耳和经乳海。”*Süt-köl* 来源于突厥语 *süt* “乳”和 *köl* “湖”，即赛里木湖(新疆的天池)。此突厥名见于拉施特《史集》等书，据布列资须奈德说，它仍为吉尔吉斯人所使用。也许赛里木湖就是北亚许多民族神话中传说的乳湖。

罗里 Alualex)^①和亦刺八里 Ilabalex)^② 渡过叫做亦刺速 Ila'-

① 可能系誊写者对早期的 Alualex 的异写原 Almalex 的讹误。阿里麻里意为“苹果园”，位于伊犁河谷中，距后来的库尔扎不远。在这“鞑靼帝国中的 Armalec 城”圣方济各会的教士在 1339 或 1340 年遇难。见玉尔《中国及通往中国去的道路》第三卷 页 31—32。克劳松在一封信中指出：“Almalik 不止是一个地方的名字。除已知的这里提到的名字外，在 Ustrushuna 还有一处，可能别的地方还有。迄今为止最早提到 Almalik 的材料是八世纪初叶的一份粟特文书 得自慕格山 (Mount Mug)。这份材料是 Sogdiyskiye Dokumenty s Gory Mug, pt. III, Khozyaystvennyye Dokumenty 编者 为 M. N. Bogolyubov 和 O. I. Smirnova, 页 45 Document Bf 第 4 行 'δmδwkč γωβω 'Almaluk 的君王'(同见页 101)。但不知指那一处。(清代研究西北的地理学家中 已有人怀疑《元史》的阿力麻里、野里麻里等等 不仅指一地，即是说，除伊犁河谷察合台汗国的阿力麻里外，还有别的叫这个名字的地方。例如，《元史·世祖本纪》记至元二十一年三月丁巳，“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边，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地 留七年 至是始归”野里麻里即《元史·伯颜传》中之阿力麻里，其地既在和林北，当非伊犁河谷中之阿力麻里。当时察合台后王已与海都勾结，共叛元廷，北平王南木合〔那木罕〕当不得远至察合台的分地。又据《元史·西北地附录》阿里麻里条下载：“诸王海都行营于阿力麻里等处，盖其分地也。自上都西北行六千里，至回鹘五城，唐号北庭，置都护府。又西北行四五千里，至阿力麻里。至元五年，海都叛，举兵南来 世祖逆败之于北庭 又追至阿力麻里 则又远遁二千余里。上令勿追，以皇子北平王统诸军于阿力麻里以镇之，命丞相安童往辅之。”这个记载问题颇多。既云阿力麻里在回鹘五城〔别失八里〕西北四五千里，似应指察合台分地内之阿力麻里。海都为窝阔台孙，分地的中心当在霍博克河及额敏河流域。因此，《元史》在这里可能把两个阿力麻里弄混了。——中译者注。)

② 中国中世纪地图上的亦刺八里，地在阿里麻里西南。 Ilabalex 之 -n- 是附于 Ila 之后的亚美尼亚语定冠词， Ila 为突厥语 Ila“III” -balex 为突厥语 baliq“城”(亦刺八里一名见《元史·西北地附录》——中译者注。)